银川行（散文）

程海 李志远

一

同心至银川，中间有一片戈壁滩。

三毛的奇处就是热爱沙漠，热爱沙漠上那广阔的荒凉，就为了那个梦想，她去了撒哈拉。

而眼前的戈壁滩呢？

那是一个辽远，一个无限。到处都是沙砾和雄赳赳的石头。几万年前，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石头的叛乱，泥土被镇压了。在没有人烟处，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登上了月球。

如果这儿是月球，那我就成了这儿唯一的生命。那么，这儿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沙丘是属于我的，沙蒿和骆驼草是属于我的，河流是属于我的……随随便便，什么都可以写上我的名字。

然而又能怎么样？我还是要离开这块地方。

这压倒一切的荒凉、寂寞、孤独属于一个人的时候，那该是多么痛苦沉重的负担！

二

骆驼草，枯黄得象骆驼毛，一坨儿一坨儿地长着，象粗大的针脚，缝连着松散的石砾。

我以前在别人的散文里，诗里听说过它，心里很想见它，今天见到了，觉得它一点儿也不象文章里那个样子。我抚摸着骆驼草，觉得十分温柔！戈壁滩是一匹巨驼，它在行走，而我觉不出它在行走，是因为这匹巨驼用的是地球的转速。

拾一块石头，褐红色的，仿佛石头里也流动着血液。我把它装进口袋，戈壁滩并不显得少了什么，而我的口袋却十分沉重。

头顶的兰天异常轻松。

不远处，是一片散开的羊群，黑羊，白羊，花羊……全低着头吃草。羊群缓缓向前移动。

三个牧羊的小女孩（都在十一、二岁之间），头对头跪在戈壁滩上甩扑克，一个穿红衫子，一个穿蓝衫子，一个穿黄衫子。三种颜色聚在一起。

三

我看见了黄河。还未走到河边，情怀里就满满是水了。

在水边，实想跪下去，却忍了忍蹲着。有什么从眼睛里流了下来，脸上也有了黄河了。

河套里的黄河，清绿，平和，缓缓滑动，比我见到的长江还要清澈。如果说别处的黄河是伟丈夫，那么这儿的黄河就是娇女儿了。

我将手伸进河里，指缝里有水在摩挲滑动。我摸着水，似乎摸到了黄河的娇憨旖旎和浩浩荡荡的温存。

我极难相信它在壶口瀑布处的狂怒和激烈，又难以设想那半河水，半河泥又哪儿去了？然而在宁夏河套之外，黄河真就是那么一副样子。

太大了，也就无所不有。

新月

苏兆强

横空出世，怀着美好憧憬，
冉冉升起，带着神圣使命。
呵，新月，一颗希望之星！

逗逗云汉呵，莽莽太空，
新月升空并非一路顺风：
群星投来挑剔的目光，
银河激起轻篾的嘲讽，
隕星夹裹，明枪暗箭，
乌云遮盖，阴暗幽冥……
乱云飞渡呵，月自从容，
志存九天，步卷雄风！
穹脊渠成强弓，射出意志银色的箭，
瞬理想成飞舟，在流言的逆流中疾行，
铸信念成犁铧，破万重险阻，播希望之种，
凝力量成银镰，斩四方阴云，断八面冷风。

追求，节节升高，目光更大，
开拓，精神饱满，思想光明。
拚博奋争呵，行色匆匆，
终以崭新的形象光耀苍穹。
完美，令灵魂缺陷者自责，
明亮，引精神暗淡者反省……
呵，新月！
不正似形象的启迪
我们的事业，改革和人生！

抬熊猫（散文）

雍严格

我们好不容易才将在西河逮到的一只大熊猫装进木笼，准备抬出山去。眼看着天快黑了，九十里山道，沟沟坎坎，还要过两道河……我有些犯愁。年轻的村长告诉我："不要怕，我们山里人有经验。过去，村里的手扶拖拉机都是用人从几十里外抬进山里的，一个熊猫算什么。"我说是怕把熊猫摔坏了，那是国宝。村长说，国宝也不怕。

只见他把村民分成两班，将装熊猫的木笼吆吆喝喝地抬起来，晃晃悠悠地朝前走去。熊猫在笼里很惊奇，不安地打转，啃笼子，这些人也不理，只管朝前走。

走不远，前边一位唱了起来，立时后边的应了，前后一唱一合挺合拍。后来我看出了，上陡坡时，前边的唱"陡上陡咻！"后边的应"撑上走哇"。前头唱"阳阳坡哟！"后边应"慢慢索哇。"那是下坡了。过沟时前头唱"羊儿河也！"后唱"各照各咻。"过小桥时，前唱"两边虚空咻！"后唱"脚踩当中唉。"过乱石滩时，前边的唱"乱走乱探哟"后唱"边走边看啰。"悠扬的号子扯出老远，沉重的木笼颤得好欢，直颤得人心也痒痒的。"国宝"在笼子里已趋于安静，习惯了这颤颤悠悠的环境。不知谁塞进去几把竹叶，便不客气地掳过来吃，吃相颇不雅。猛抬头，一弯藤蔓低低地垂在路边，木笼呼呼地仍朝前赶。不好！我刚要喊，听见前面领头的又唱了"青蓬挂围哟——"，后头与我并排走抬笼的小伙挤挤眼，诙谐地唱道："扯烂你赔我不赔也——"边唱边弯腿，一挂青藤竟忽地闪过了。好险！

大伙一路唱着，一路颠着，一路和笼中的"国宝"嘻闹着不知不觉竟出了山……（马汀 插图）

刊头设计 刘靖宇
本版编辑 叶广岑

推文学新军 令文坛注目

青年作家佳作荟萃 著名作家短评联璧

——《延河》推出33人小说展览

陕西省《延河》文学月刊于今年第六、七期，以"陕西文学新军33人小说展览"为题，将33篇新人新作推到读者面前，引起了文学界的瞩目。

陕西拥有一支足可以与兄弟文学省市形成鼎立之势的中青年作家队伍。但是，在这批人身后，陕西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何？潜力是否雄厚？未来发展怎样？外界并不十分明了。《延河》这一举动，回答了上述问题。在这次推出的作品中，陕西文学新生力量已得到展示。相对于在全国具有影响、于外界较为熟悉的那层中青年作家而言，这批作家大都较为年轻。他们有些已在省内发表了较有影响的作品，有些则是在陕西文坛初次露面。他们身上，反映出了陕西文学队伍良好的传统的影响。这一代传统的突出表现是：作家心里怀着人民，重视深入生活，有明确的文学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作品中洋溢着广阔而深厚的社会主义文学激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同时，这批文学新人也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鲜明特点。可以看出，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感觉敏锐，在艺术上勇于探索有着自觉而执著的追求。展览的作品中，题材、风格、手法、样式的多样化和强烈的创新意识体现得非常充分。尽管水平层次不齐，但他们的长处，却无疑展示了陕西文学新的希望。其中象《挂面的故事》（孙见喜）、《牧羊少年》（延鸿飞）、《流血的中午》（郑歌龙）、《雪暮》（封筱梅）《远去的凉风垭》（叶广岑）等作品，写改革、写爱情，表达内心的痛苦，欢乐和期待，已引起一些评论家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目前、在各刊物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纯文学面临通俗文学的极大冲击的现状下，《延河》这一举动，无疑具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些评论工作者认为，一个文学刊物，若不在发掘当地创作潜力、扶持新人、组织队伍等方面投诸气力，那么促进创作繁荣会变成一种空谈，刊物自身也处于晃荡不定的地位。《延河》的这一举动，为文学新军做了扎扎实实的架桥铺路的工作。在这次小说展览中，省内33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分别为小说作品撰写了热情的百字评论。显示了陕西新老作家团结一致，携手奋进的壮观局面。（北湖）

呵，红衬衫（散文）

贺平安

象一团火，一朵花，在古老的都城燃起来了，绽开了。从大街的那头慢慢地来，又悠悠地去。不是火，不是花，是街上流行的红衬衫。

漫步古城大街，冒着入夏炽热的阳光，我在寻找着火热的生命，燃烧的青春，闪光的年华。面对周秦历史、汉唐古都，我在寻觅、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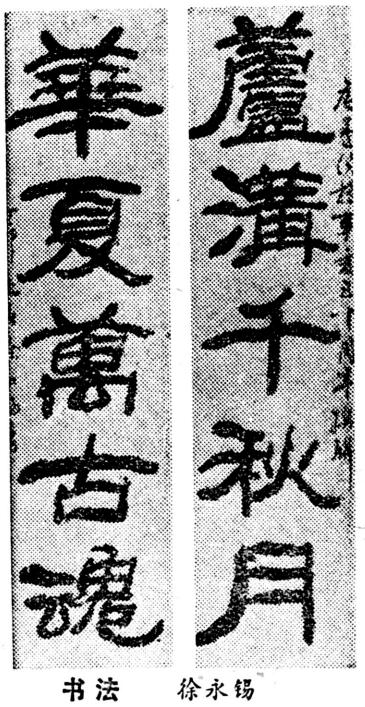
过来了，过来了一群生活的使者、时代的象征。体态匀称的年轻女子，穿着鲜红色的衬衫，白色的西裤，袅娜地走来。抬头，挺胸，没有一丝儿沉默忧郁，一身打扮还真有一点三秦女子的风骨。我望着她，注视着她的身后，以及更远的地方。几个红点又向这边飘来。四五个青年小伙儿，一律儿上红下黑，威风、潇洒，高挑的个儿，强烈的反衬对比越发显出了北方男儿的刚劲、生机勃发。

拥挤的人群中，奔驰的车流里，宽阔的街面上，到处都有红色在动。

一群炎黄子孙正从古寂的城邑里走出来，拍打着身上的泥土，奔向了生活。

文化勃兴，经济发展，热烈、奔放、健康、充满活力的红色在古城风靡起来了。红色美长安！

呵！红衬衫。你给古城带来了生机。我想唱一支歌，献给那些穿红衬衫的。



书法 徐永锡

淌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清代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老年得子，却不溺爱。他病危时，要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儿子不会做，就命他请教厨师。待馒头做好时，郑板桥已断了气，只留下一纸："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事业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汉。"（光中荐）

梅夫叔

（四）一路货 赵炜